

论文化诗学的审美研究

祖国颂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文化诗学研究所,福建 漳州 303000)

摘要:文化诗学坚持文学的审美性研究,坚持文学以其审美性构成其自身本质,从而在文化的大系统中表现出不可替代的属性和地位。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文化诗学研究不以文学审美表现形态为研究宗旨,而是从审美相对性的角度出发,把文学的审美性看作是与其语境同时出场的生成物。文化诗学把文学的审美形态与文化建构联系起来,把审美创造还原成特殊的文化事件放在文化的整体中,思考探寻它的发生及其走向。为此,文化诗学的审美研究必然不能回避对审美的感性体验与理性升华、审美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生活审美化与审美生活化三种关系与问题的讨论。

关键词:文化诗学;审美;研究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24(2017)05-0007-06

收稿日期:2017-05-15

作者简介:祖国颂(1960—),男,黑龙江哈尔滨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文化诗学研究。

文化诗学在关注文学审美研究的同时,还关注文学审美形态建构的生成方式与文化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化诗学不是一种纯粹的审美理论与方法,而是探求在相应文化环境下审美建构与生成转化的实践策略。其特点是,它把历史现实中文学的审美创造、体验、以及流程演变纳入到思考的范围中。探讨在文化现实中文学审美形态建构与欣赏者的审美经验、认知判断、人性标准之间的关联与融合,探讨一种审美文化形成的历史成因以及现实表征形式。它要处理好以下三种关系。

一、审美的感性体验与理性升华

审美的感性体验基于人是审美的动物基础上,或者说人具有审美的属性。考古学证明,人类最远古的工具制造就包涵了审美要素,它说明人类审美行为的发生是与智人的出现相伴随的。从人的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人的听觉范围是20赫兹到20万赫兹之间,人对那些在造型上符合“黄金分割率”^①的事物会产生亲切感,具有审美感觉。这些都说明人类的审美活动与人的生物性相联系,也说明,审美活动是人类生存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人类的生命形式本身。从人的社会属性来看,人类的审美行为具有鲜明的群体性,审美感受不单纯是个体的享受,还具有对获得群体的肯定和赞扬的追求。社会性的审美发生最初可能与种群繁衍的求偶生育有关,大自然中的所有动物,在异性之间的求偶生育过程中都有显示自身美的本能行为。雄狮以其威武的身姿和颈项的长毛显示自己力量,鸟类以其漂亮的羽毛、响亮的鸣叫来博得异性的垂青。虽然人类缺少动物身上自然的审美要素,不具备天生的美的装备,但人类可以通过装饰物来装扮自身,完善自我以显示他的出类拔萃。直到今天,人类还在追求以服饰来显示“性感”的身体,这可以说是对古老求偶行为的原始记忆与现代表征。“人的美感是由动物的快感进化而来的,审美尺度是由愉快尺度进化来的,事物使主体以为美的那种属性是由事物使主体愉快的属性

^① 指事物各部分间的比率达到0.618,这被公认为最能引起人的美感的比例,因此被称为黄金分割。参见李大潜主编:《黄金分割漫话》,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进化来的。因此,研究快感是研究美感的基础,而研究原始快感又是研究一切复杂快感的基础。将某些复杂的美学问题追溯到宏观经济的前身和原始状态加以讨论,或许显得并不那么神秘。”^{[1]32}人从自然中获得生命的基本形式,也从社会群体中获得使生命存在显得更好、感觉更好的表征方式。人的社会性使人具有表现性,不仅为自己,也为他人和群体。

人类学研究为探求人的审美行为发生奠定了基础,也为人的审美品质研究探索出了可行的路径。人是文化的产物,并在文化的塑造下不断发展完善,没有文化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人。虽然人类学研究都免不了要对艺术在文化构成中的作用进行思考,甚至寻找艺术要素在人类进化过程的作用。但是,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审美属性在文化内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它对人类的发展完善起到怎样的作用却还留有很多未解之谜。正如伊瑟尔所说:“人种论由此告诉我们的是:如果没有艺术,智人就不会出现。然而,人种论仍然无法涉及的一点是文学在文化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2]159}人类学家们在艺术的研究方面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由于他们并不重视对艺术的审美性研究,所以对审美在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作用的忽视也是在所难免的,他们能告诉我们艺术在人类的进化史上具有重要作用就已经足够了,至于艺术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则是文化诗学所要研究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审美既是人的生物属性,也是人的社会属性。审美的生物属性决定了人的审美以追求人的舒适、愉悦、幸福为前提;而审美的社会属性则要求人的审美具有超越个体舒适、愉悦、幸福的群体意识。如此,真正的审美愉悦就不可能仅仅是对人的肉体感官的满足,它必然带有精神层面的自我超越性和社会认同性。

人的基本愉悦来自于感官、情感层面,为此,人们不惜费时从事繁杂的工作。弗朗兹·博厄斯说:“迄今为人所知的一切部落,都有各自的歌曲、舞蹈、绘画和雕塑。这一事实本身不仅证明这些民族渴望创造那些以自己的形式使人得到满足的东西,而且证明人类都具有享受美的能力。”而“人通过肌肉、视觉和听觉所得到的感受,就是给予我们美的享受的素材,而这些都用来创造艺术。”“人的嗅觉、味觉和触觉的感觉,例如混合的香气、一顿美餐,如果能刺激人的感官,使之产生快感,也可以称之为艺术品。”^{[3]1}人类最初对“美”的事物的认识是从感官开始的,凡是能为人的感觉器官带来愉悦的事物,都可以被理解为是“美”的。这也可以从汉字“美”的涵义来透析。东汉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美的解释是:“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按照许慎的解释,“美”是个会意字,上面是个“羊”字,下面是个“大”字。意为肥壮的羊吃起来味道很美,所以“美”字的本义是味美。进而引申为,凡好皆谓之美^{[4]280}。以口味作为审美的重要标准,或许可以解释中国人美食文化发达的原因,也可以用来思考中国人饮食习惯里的生命观与自然观。

审美基于感官的愉快,但是审美决不仅仅停留在感官层面上,它是一种掺杂着复杂的心理反应的精神愉快体验。这种精神愉快因融入了更多的社会价值判断而使其高于纯粹的肉体快感,有时它甚至可以通过牺牲肉体快感来获得。比如:

早在任何记诸文字的历史出现之前,男人女人已经大费周章——甚至忍痛受苦地——把自己本来的形貌躯体加以装饰美化,为的是追求伴侣、在族群中赢得威望、防止邪魔附身、获得神祇垂青。自那时起,人体的每一个部位都成为修饰、装点、美化的目标。

甚至到了如今,世界各地的男男女女为了追求难以捉摸的、短暂的、靠不住的“更美”,让自己捱受各式各样的束缚与皮肉之苦。他们甘心情愿地让自己的骨头被弯曲折断、让血液不畅通、呼吸困难、皮肤受毒害,甘愿捱饿、泻肚,甚至接受复杂的外科手术,为的是成就美丽色相,引来同侪的嫉妒眼光、攫取异性的爱慕、得到特定部落或文化团体的认同^{[5]1}。

人类愉悦感的获得是一个复杂的肉体与精神的统觉活动,它是基于人感官感知,引起人的情感波动,最终上升到人的理性辨析和认知判断层面的愉悦。人类的审美有一个不断发展的演变过程,它从人类最初的生存需要到社会认同需要,从物质占有的符号化显现到精神理想物象化的显现。审美从显示人的外在形式转向了人的内在精神的提升,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的满足感觉,一定是建立在肉体感官愉悦与社会评价愉悦的双重愉悦基础之上。一个人如果获得社会成员的肯定、赞誉,就会感到莫大的幸福,从而产生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快感。

二、审美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

应该说,任何民族的审美观都与“功利主义”不可分割,无论是中国人的“味甘为美”,还是其他民族的装饰自身以获得“性”的需求,还是装饰以用于巫术,都表明人的审美建立在某种用途的基础上。所以,审美的功利性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是有不同的作用和特点的,应该进行不同层面的划分。主要表现在生存的需要、伦理道德的需要、族群繁衍发展的需要、个人精神心理需要、人性发展与完善的需要等方面。法国著名的史前学家勒鲁瓦·古尔汉(Leroi-gourhan)从人类学的角度提出“所有艺术都具有功用性”的观点。他认为,在人类早期的工具制作过程中就包涵了艺术的因素,工具的出现不是为自身而是为实现某种功能,也正是因为对功能的追求,要求工具要有一定的形状,其目的是实现功能意图的最优化。而形状的出现也就带有了一定的装饰成分,而这种装饰成分被勒鲁瓦·古尔汉看作是“制作者和所使用的材料之间的对话”^{[6]158}。如果形状所具有的装饰性表现的不是功能,而是制作者的主体性,或者是制作者与工具之间的关系,也就标志着“非功利的审美性”的出现。可见,“非功利性”是在追求功利性的过程中逐渐出现并因被特别关注而独立出来的,正如勒鲁瓦·古尔汉所称:“艺术的无目的性并不在于其动机,而在于形式语言的繁荣”^{[6]158}。这句话的意思是,当一个具有功能性的事物身上,形式的表现更加丰富、突出之后,它的自我表现性可能会遮盖原有的功用性,从而使所谓“非功利性”品质就越来越明显地凸显出来了。康德认为:

如果有一个东西,某人意识到对它的愉悦在他自己是没有任何利害的,他对这个东西就只能作这样的评判,即它必定包含一个使每个人都愉悦的根据。因为既然它不是建立在主体的某个爱好之上(又不是建立在某个另外的经过考虑的利害之上),而是判断者在他投入到对象的愉悦上感到完全的自由,所以他不可能发现只有他的主体才依赖的任何私人条件是这种愉悦的根据,因而这种愉悦必须被看作是植根于他也能在每个人那里预设的东西之中的;因此他必定相信有理由对每个人期望一种类似的愉悦。

所以在快适方面适用于这条原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口味。

至于美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有许多东西可以使他得到刺激和快意,这是没有人会来操心的事;但是如果他宣布某物是美的,那么他就在期待别人有同样的愉悦;他不仅仅是为自己,而且也为别人在下判断,因而他谈到美时好像它是物的一个属性似的。所以他就说:这个事物是美的,而且并不是因为例如说他多次发现别人赞同他的愉悦判断,就指望别人在这方面赞同他,而是他要求别人赞同他^{[7]44-48}。

康德把对美的鉴赏力或者说是审美能力界定在无利害上,主要是针对审美者而言的。审美是在审美者不追求任何功利目的,或者说审美对象与审美者之间不存在功利关系,只有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情感活动,才可能是纯粹的正常情感。在此情感基础上才可能发生真正的审美感受。中国古书中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教诲,如此阅读显然不是审美鉴赏活动,怀有这种目的而喜爱读书的人,其对书的情感也不是自由的情感。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康德表述中所蕴涵着的另外两个信息:其一是审美情感是人身上的一种自然情感,它与快乐、赞同共同存在于人的现实生活中。其二,这一点很重要,审美情感或者说是审美鉴赏力的产生是一种群体性喜爱,它的发生必然导向与他者的共享。这也就是美的所谓客观性,只有面对美的客观性人们才可能抛开主观林立的个人喜好而达成某种共识。所以,审美活动是一种文化活动,它既表现着文化背景下的整体性,也表现着不同文化之间的相对性。这一点康德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其言外之意已经非常明了,这为我们文化诗学的审美性观照提供了可靠支撑。在文化诗学的视角下,审美活动不是关注纯粹个人的喜好,而是群体的审美鉴赏活动。当一个审美鉴赏者把自己的审美鉴赏向其他人表述,并要求其他人认同时,他一定是有理由的,这个理由就建立在对文化习俗与价值信仰的审美关系上。审美鉴赏者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有理由认为自己的审美鉴赏不是个人口味,而是大家共同的情感活动。这样,即使一个没有明显功利价值的事物给人带来的审美愉悦,或者专注于事物的审美形式也不能说明审美愉悦必然是与实用功利性相分离的,因为文化中的人的愉悦是无法绝对超然的。所以,文化诗

学要对一个特殊文化里,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中人们审美能力的表征形式和行为标准进行透析总结,从而对时代的文化风俗做出合理的判断,或者通过对特定文化环境下人们审美鉴赏的把握,梳理文化系统的演变与生成规律,实现促进文化现实的转型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在人类的审美活动中,功利性与非功利性是并存的,这种并存基于人的存在的两种属性:自然属性、社会属性;或动物本能属性与社会化属性。人的生物属性决定了人具有追求感官快乐的本能,并且,任何愉悦都建立在感官活动的基础之上,没有感觉器官,人不会发生任何愉悦感。而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人的快感又与人的社会经验、文化知识乃至社会的发展进步有关。脱离了社会经验与文化知识的快感,只是停留在动物层面上快感,不会产生心旷神怡的精神愉悦,也不会产生所谓的主体自由意识。即便是人在无利害的情感活动中鉴赏美的事物,但由于社会中的人已经被文化悄无声息地刻上了群体的烙印,他感受美的经验的感觉器官已不纯然属于他自己。所以,他对美的感受就已经是被教化、被训练的了。他不会不符合他所属文化传统和习俗的事物产生愉悦感,而只会对他所属的文化所规定的美的条件有愉悦的反应。审美性发生在人意欲摆脱动物性而向往美好人性的转化与提升之中,而艺术则是对人这种向往与追求的有意描绘,以及对在这种向往与追求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性、艰难性甚至是灾难性的描绘与超越。

可见,康德所说的审美“无利害”性,只能在审美主体的审美情感活动摆脱了初级的现实利益约束而进入无限的精神世界的更高级层面中发生。当一个人最初接触美的事物时,他可以是无目的的,也可以把自己因美的事物所产生的情感仅限于事物本身。但是,如果这种情感活动是一种与经验有关的活动,他就必然要把美的事物与其经验判断相联系,也只有在这种联系中,他才可能产生更大的情感活动。人只有在与自己与事物有关的条件下,才会对事物进行全身心的情感投入,也才会发生情不自禁的、自由状态下的情感喷发。

审美活动可以始于“无利害性”,却不止于此。审美活动会给审美者带来经验的丰富,人性的提升,自我的确认等功能性价值。审美者与审美客体之间相互促动相互影响,审美者不断完善审美客体的审美性内涵,审美客体不断丰富审美主体的审美经验,这是一种互利互惠性的互动性行为。当一个审美者要把自己的审美体验向其他人进行表述的时候,他就已经跨越了审美的“无利害性”界限,迈向了有条件的审美相对性范畴了。另外,我们也不能完全认同康德对审美个人口味的否定。应该说,审美情感的发生是建立在个人口味与群体经验的互动基础上。没有个人口味的介入,群体性审美经验无法丰富与完善,而没有群体性经验的保障,审美就真的变成了个人的嗜好,而失去了共享与传播的文化根基。所以,阿多诺认为:“然而,艺术不会停滞在无利害关系之中,而是在继续发展。这样,艺术便以不同的形式再生出内在于无利害关系中的利害关系。”^{[8]22}作为一个美学术语,审美或曰审美鉴赏是一个现代词汇。在现代人为它命名,并赋予了它众多前所未有的内涵之前,人们并不缺少审美活动。如果把审美文化看作是文化系统的重要成份的话,审美文化显然不能缺少文化系统的“合目的”性,无论人们怎样评价它,它都必然伴随文化系统其他文化要素一同发展变化,并在发展变化之中体现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它都是各历史时期文化发展演变的动力源泉。

艺术的审美功能是从实用功能中被刻意突出显现的非实用功能属性,它与实用功能互为表里而不能独立存在。即使是以实现非功利性为追求目标的艺术创造,一定会在审美价值的实现中表现出对实用性的彰显。而追求实用功能的艺术,也必然会在其他功能性事物的参照下实现对自身非功能性的关注。艺术的审美,是对美好事物的向往,而对美好事物的判断是与美好人性的现实与超现实判断相统一的。

三、生活审美化与审美生活化

一般来说,一个时代的审美变异首先发生于少数群体中,然后逐渐向大众人群传播,这似乎也体现了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论观点。一个物种要想不断延续种族生命,就必须适应外在的环境。艺术品也是一样,不产生大众化的阅读,审美也就不会发展壮大,所以,艺术总有一种从高雅趋向世俗,从精英走向大众的趋势。从这一点来说,趋俗性是艺术为了生存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一选择过程主要表现在艺术审美从高雅到通俗,从精英到大众,从学术殿堂到日常生活的转变。

“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命题最早由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社会学与传播学教授迈克·费瑟斯通(M. Featherstone)提出^①。他认为“日常生活审美”有两个方面:一是艺术和审美进入生活领域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二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切进入审美领域转变成成为审美对象。但完全世俗化的艺术不是艺术,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世俗化一方面是艺术发展生命力的必然路径,另一方面也是艺术走向死亡的路径,它使艺术放弃自我而变成了没有生命与灵魂的躯壳。

国内最早使用“日常生活审美化”一词的是首都师范大学陶东风教授^②,陶东风教授的文章曾在国内的文学理论界引发了一场争论,许多学者撰文反驳陶文观点。比如北京师范大学的童庆炳教授就曾撰文批驳:

为什么“日常生活审美化”突然之间,会成为一个话题或问题呢?大概几个月前,首都师大文艺学学科点前后召开了两次“文艺学学科反思”会议,提出文艺学研究对象的“扩容”问题,有的青年学者要把文艺学的研究领域扩大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如去研究广告、美容、美发、模特走步、街心花园、高尔夫球场、城市规划、网吧、迪厅、房屋装修、美女图……,后来他们又前后在《文艺争鸣》和《文艺研究》分别发表两组文章,大大地鼓吹了一番“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甚至有以“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研究置换原来的文艺学研究对象的倾向。有的人走得更远,认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什么审美无功利,这种带有精神超越的美学,统统过了时;审美就是欲望的满足,就是感官的享乐,就是高潮的激动,就是眼球的美学,等等。“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学派”走到这一步,几乎要颠覆原有的文艺学和美学,这就不能不引起不少文艺学和美学研究者的关切,而且提出质疑:这些人到底要干什么?^[9]

争论的焦点在于“日常生活审美”与“艺术审美”的界限与关系上,身为文学理论工作者的陶东风不维护文学理论学术标准的正统性、纯洁性,而去鼓吹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难免会引发众怒。其实,问题不在于“日常生活”可不可以审美上,而在于艺术审美与生活审美的本质区别上,如果自然事物都具有审美性,那么日常生活显然也应该具有审美性。但它不是艺术审美,不能替代艺术审美,因为它缺少超越性。如果说美是事物本身的一种属性,那么审美却是人对事物美的属性的有意强调和突出,是人对事物美的情感注入。审美发生的基础,显然与审美主体对事物美之属性的判断与认知相联系。也可以说,审美关系就是一种意义关系。如果一个美的事物与主体没有意义关系,就不会发生审美。所以,即使一般情况下并不被认为是美的事物,但却因其与审美主体的精神或情感产生了特殊的关联,在认知层面滋生出了意义,从而引发了精神愉悦,那么审美活动也就发生了。阿瑟·C·丹托认为“意义建立在艺术与世界的联系中”^[10],也就是说,意义的发生建立在艺术与欣赏艺术的人的世界之间的关联性上。如果失去了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性,艺术最多引起的不过是欣赏者的感官愉悦,不会进入精神和心理层面。

艺术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它的内涵在人类文化史的变迁中被不断地丰富与解说。在今天这样一个全面网络化、信息化,以及文化复制与生物克隆的时代里,一方面我们可以享有在真实与虚拟双重世界自由往来的乐趣;另一方面,我们又被其全面掌控而没有任何隐私。这个时代是一个生活技术化的时代,也是一个技术生活化的时代。如果单从人的感官愉悦的角度来看,现代技术可以复制任何大艺术家的作品,而技术效果绝对不会低于画家本人的画作。然而,艺术品走向日常生活和经典作品被复制带来

① 1988年4月,迈克·费瑟斯通在新奥尔良“大众文化协会大会”上作了题为《日常生活审美化》(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的演讲,他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正在消弭艺术和生活之间的距离,在把“生活转换成艺术”的同时也把“艺术转换成生活”。

② 2002年初,陶东风在《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01期)发表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一文,提出:今天的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如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与生活场所。在这些场所中,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接着,文章分析了在这种审美泛化的语境下文艺学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文化研究兴起的必然性,指出文艺学的出路在于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了新的问题。一方面是当代艺术品美的品质的淡化甚至是丧失,使艺术与非艺术难以区分。另一方面是,经典艺术不再以其自身的完美性而被世人推崇,人们关注的是它身上的故事性,以及故事中的主体人。只有故事性,只有故事中的主体人才具有唯一性、不可替代性。比如说,在艺术品拍卖行里,艺术品的“真”与“假”在价值层面有着天壤之别。虽然从艺术形式的审美方面来看,仿制品的美学品质不见得比真品差,但是市场价值却相差甚远。这与物品所含有的历史因素、故事性具有很大关系。一些古老的器物,比如某朝代一个大人物用过的烟壶、笔砚,甚至是尿壶,由于其所具有的历史故事性,如今也都被以艺术品来看待。可见,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艺术品所看重的并不仅仅是其所含有的美学品质,还有它的审美品质背后的故事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商业价值,也就是艺术的功用性。

我们不主张把日常生活审美与艺术审美看作是水火不容的事件,看作是非此即彼的事物。而是主张透视两者的相通性,梳理两者之间的转化生成关系。日常生活审美如何滋生出了艺术审美,而艺术审美又如何实现促进日常生活审美的提升。如果说审美观是一种文化现象,那么无论是日常生活审美抑或是艺术审美,就一定会具有相关联的共通性。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梳理,可以澄清不同类型文化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理解人类文化发展演变进程的价值选择,从而为传统文化的当下转型寻找可能的出路,也为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沟通、参照提供有效的建议。毕竟文学艺术的真正意义在于使人懂得生活,而不是脱离生活。

参考文献:

- [1] 刘骁纯. 从动物快感到人的美感[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
- [2] [德]沃尔夫冈·伊瑟尔. 怎样做理论[M]. 朱刚,等,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3] [美]弗朗兹·博厄斯. 原始艺术—导言[M]. 余辉,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
- [4]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5] [英]朱利安·罗宾逊. 人体的美学[M]. 薛绚,译. 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0.
- [6] 转引[德]沃尔夫冈·伊瑟尔. 怎样做理论[M]. 朱刚,等,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7] [德]康德. 判断力批判[M]. 邓晓芒,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8] [德]阿多诺. 美学理论[M]. 王柯平,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 [9] 童庆炳. “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N]. 光明日报. 2005-02-03.
- [10] [美]阿瑟·C.丹托. 美的滥用·序[M]. 王春辰,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如意阳)

On the Aesthetic Research of Cultural Poetics

ZU Guoso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Fujian 363000, China)

Abstract: Cultural poetics insists on the aesthetic research of literature, adhere to the aesthetic aspect of literature to constitute its nature, therefore, cultural poetics shows up its irreplaceable attribute and status in the large-scale system of culture. Unlike what it used to be, cultural poetics research does not target on aesthetic expression forms of literary as the study aim, b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 relativity, regards the aesthetic character of literature as the products which emerge together with the text and its context. Cultural poetics makes a connection between literary aesthetic forms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reverts the aesthetic creation to a special cultural events and then puts it into the entire structure of culture to reflect and seek its appearance and direction. Therefore, the aesthetic study of cultural poetics could not avoid the discussion on three kinds of relations and questions: perceptual experience and rational sublimation of aesthetics, utilitarianism and non-utilitarianism, the aestheticization of life and aesthetic living.

Keywords: cultural poetics, aesthetic, research